

徽 風 皖 韻

郭保林 著

作品雄浑中不乏细微，
苍健中又见婉约，诗意苍葱，文彩绚丽，
在探幽发微、述往思来中，
使读者尽情领略美韵和哲思。

東方出版中心



徽風皖韻

郭保林 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徽风皖韵/郭保林著. —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09. 1
ISBN 978-7-80186-931-9

I. 徽… II. 郭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7455 号

徽风皖韵

出版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62417400

邮政编友:200336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10 × 1020 毫米 1/16

字 数:203 千

印 张:15.25

版 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86-931-9

定 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- 1 徽州写意
- 12 风雨徽商路
- 27 醒着的石头
- 40 堪惜流年谢芳草——胡适的爱情悲剧
- 52 他生命的闪电使黑暗颤抖
- 64 孤独的月光
- 73 落日满亳州——写在曹操家族陵园
- 85 秋风悲歌乌江岸
- 95 慷慨与苍凉——写在稽康的故乡
- 105 东南佳气 西北神州
- 118 彩云何处归
- 133 李白皖南诗解读
- 152 千秋纸墨是精神
- 167 小城之魂
- 180 诗城
- 194 醉翁亭,一座文化的雕塑
- 204 秋风宝剑孤臣泪

218 新安江,在春天的形式里

237 后记

徽州写意

一

汽车离开宣城，一路向皖南奔驰，一进入歙县，一个经典的徽州便出现在眼前：黛瓦粉壁，马头墙，砖雕、石雕、木雕，把徽州的古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山是青黛一抹，水是碧绿一缕，水绕山盘，构成一尊盆景。正是烟雨四月天。天空黛灰，古老的村镇黛灰，山野里绿中泛黛，山岚雾霭灰蒙蒙的，苍苍的，如烟。一片春云舒卷，霏霏潇潇，满天飘起如梦如幻的雨来。山峰山峦之间只见浮动白濛濛的烟岚云气，扑朔迷离，一片朦胧。近处的田地里，油菜籽已结荚，青青的，翠翠的，挺玲珑的。偶然有几棵大概忘了季节，还傻乎乎地擎着几朵金黄。

徽州有黄山，有新安江，还有一座座牌坊，和粉墙黛瓦的古宅、古村、古镇，就连那河上、江上、溪流上的一座座石桥都有幽幽古风。

徽州名人实是多，远的不说，现代名震遐迩的陶行知，“大名垂宇宙”的胡适，一代艺术大师黄宾虹，大作家周而复，数学泰斗江泽涵，哲学家洪谦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，大医精诚的程门雪，还有红顶商人胡雪岩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，与联军统帅瓦西里睡过觉的“九天护国娘娘”，一代名

妓赛金花,还有那位古代名妓杜十娘虽然不是徽州人,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徽州媳妇。杜十娘一怒携宝投江溺水而死,爱美人的徽商孙富落了个千古骂名……这风水宝地,千百年来,特别是明清以来演绎了几多风流,那个写《牡丹亭》的汤显祖有诗云: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。”一个剧作家如此苦恋这片沃土佳壤,青山绿水,可见这方土地的精气、灵气、神气多么令人诱惑!

徽州是一部古老的线装书,纸页发黄,残缺不全,而今又被雨淋湿了,字迹漫漶。只要认真读下去,还能读到它历史的悠远,文化的内涵。你看那山野、古镇、古村、古楼、古宅,在濛濛细雨中还散溢着苍凉的气息,氤氲着历史的幽香。

我在歙县一家宾馆住下,与县文化局联系,结识了一位副局长名叫程龙。他热情爽朗,一看就知道是心底充满阳光的汉子。我需要一些史志资料,他很热情地给复印了一些。他说,徽州文化博大精深,一眼望不到底,许多人皓首穷经,研究大半辈子,才弄出些皮毛来。中国成立地方文化学会的只有三处,其研究对象分别是:一是敦煌学,二是徽州学,三是藏学。你随便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原汁原味、原汤原水的徽州历史。传统文化气息很浓,有说不完的诗情画意。数千年历史中,已为唐宋明清留下许多光辉灿烂、古风幽幽的影子。你说不清哪是李商隐的七绝,哪是唐寅的绘画。

二

雨,弥漫着古城。雨,敲打着鳞鳞灰瓦,轻轻重重轻轻,点点滴滴点点。潮天湿地,幽幽的雨富有女人的温柔和细腻。浓浓的雨云垂翼在这古城,像个黑衣尼在祈祷,也像念咒语。

夜里,我躺在宾馆里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窗外是一丛芭蕉。巨大的蕉叶似绿伞,雨打芭蕉,一种诗意,一种风韵。这雨和唐诗里的雨,宋词里的雨,没有本质的区别,飘落的形式也相似。“更作风檐夜雨声”,巴山的

夜雨涨肥了秋池，雨在蕉叶上腾腾地跳，在灰瓦上腾腾地跳，在灰色的街道上跳，湿淋淋，阴沉沉，黑森森，冷清清。今夜的雨有点寻寻觅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

歙县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家园。你看十分徽州，山就占了七分，这里到处排满山，山舞峰跃，重重叠叠，乱无章法，几乎把人排挤到最狭小的生存空间。为了生存，他们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，告别亲人，到外地经商，踏上风雨弥漫的人生之路。

徽州人喜欢读书，喜欢做官，你随便走进哪座村镇，哪怕藏在深山杳冥里的小山村，也会猛个丁地冒出个名气大得吓人的人物来。状元、翰林、宰相、侍郎，知府、知州之类地市级的官员更是多如牛毛。……一堆乌纱帽都散落在这些山村野寨。男人们在皖南山区那些古宅里借着小天井的天光读完四书五经，就要去考功名了。命运好的很快就居庙堂之高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，许国老、胡宗宪就是他们的代表；不愿在仕途上跋涉的就埋头学问，青灯黄卷，皓首穷经，成了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；更多的经商，巨贾豪商，富甲天下。尽管有的结局很悲惨，像红顶商人胡雪岩。但他们毕竟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搏击风浪，呼风唤雨，纵横捭阖，展示了经济家叱咤风云的人格造型。

解读徽州，最好走进它的小巷，它比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姜堰古镇的小巷更狭窄，更幽深，也似乎更神秘。巷两旁是高墙深垒的大院，古楼的挑檐，都似乎拼命向外使劲，把小巷遮得更严，只有中央一绺长长的缝，镶嵌着蓝天，弄不清它到底通向何处，在小巷头看不到小巷的腰，到巷腰又看不到巷尾。小巷逼仄处，两人并排行走都感到困难。在小巷之间，那跌宕有致的马头墙，高出尾脊，屋顶半遮半映，半藏半露，黑白相间，构成一种曲线美、旋律美，再加上“一线天”的映衬，居宅的墙壁与天空的廓线，形成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古典哲学的韵味，增添了层次感、韵律感和审美意蕴。

建筑是空间的语言，建筑是无声的音乐，建筑是色彩和线条的交媾和

分娩。建筑是一种文化,最能体现一方地域、一个民族的心态、精神的寄托和理念的追求。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在徽州,徽州文化的形成必然打上程朱理学的胎记,影响徽州一代代人的思维。古诗云:深巷重门人不见,道旁犹自说程朱。

风晨雨夕,春光秋色,两旁古色古香的房子,墙角长着绿绿的苔鲜。雨天,小巷用青石铺就的小径,被雨一洗,湿湿的,亮亮的。寂寥的雨中小巷使你想起戴望舒的那首名诗,想起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。诗意得使人心醉。小巷是一页稿纸,记录着小巷的经典,小巷的传奇,小巷的沧桑。

小巷依然飘着雨,那雨很性感,温柔、细腻、轻佻。雨气空濛而迷幻,一阵子灰,一阵子白,小巷的雨水积成细细的溪流,沿着墙角的水沟匆匆流去。偶尔有一棵绿藤爬过墙头,紫花满枝,一串串,一簇簇,形成紫藤萝瀑布,沿墙倾斜而下,挺撩人的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,陆游的诗想必是写徽州的吧?那情韵太贴切了。两旁的古宅高低错落,跌宕有致,黑黑白白,屋顶上长着一棵棵瓦松,在斜风细雨中摇曳,娉娉影姿更是撩人。也有的古宅用木条支着一页“老虎窗”,歪歪斜斜,窗是木板的,黧黑黧黑,细雨淅淅沥沥,敲打在上面,更富有人情味、古典味。你到江村,你到胡适的故乡绩溪上庄,你到龙川,你到胡雪岩的故里,单看看那一条条小巷,灰墙灰瓦,你就感到岁月的悠久,历史的沧桑。在这深深的小巷里,人世间一切



徽州民居

浮躁喧嚣,红尘市廛的纷扰都淡淡远去了,你尽可以在这古宅里品茗啜酒,吟诗言志,书画寄意,品味人生的清苦、雅致、甘甜、朴素和淡泊。这是一种禅意人生,是人生一大境界。

徽州小巷很有文化品味,很多外国人游历徽州,深感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,东方人婉约、细腻的气质形成之渊藪。徽州的古巷总散发着程朱理学线装书的味道。小巷深深深几许?你总也读不尽徽州人的婉约,徽州人的含蓄,徽州的灵秀和理智。

三

古桥,古巷,古村,古镇,古树,古井,古牌坊,道不尽徽州的古典,说不完徽州的诗情画意。有诗云:“倚墙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,“水声句诗意,山色涌画情;幽境芳草见,幽林百鸟鸣”,烟雨濛濛,水气濛濛。远望山野,那千变万化的云海,时而如三江倒悬,浪挟涛裹,山邀云出,雪横苍穹。可一转眼,千峰峥嵘,乱影翻滚,逶迤起伏,奔腾澎湃。云潮千里,雨帘万卷。

走进徽州民居,好客的主人会先敬上一杯热乎乎的香茗,你一边寒暄,一边打量这古色古香的老屋:首先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一方天井,横风斜雨扫进天井,湿湿的一片,更有四面屋檐的积水,顺着灰瓦滴檐流淌下来,小小天井成了一个积水潭,水花四溅,水泡生了又灭,灭了又生。品茗听雨,更觉古意盎然,诗情暖心。天井下面的水池里有下水道,又将积水缓缓流走。晴天裁一方阳光,剪一段流云;鸟鸣鹤唳入室来,天光云影共徘徊,真正达到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这种独特的建筑,四面墙壁没有窗,借天井射下的天光照亮室内。天井下的积水池,含有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之意,这是徽州人的哲学。仔细打量整个建筑,又是程朱理学的物化表现:进了院门,便是一道影壁墙,墙有壁画,或画牡丹,国色天香,以示富贵;或画花鸟,繁花成簇,鸟鸣枝头,以示兴旺。影壁墙后面便是客厅,八仙桌,红木椅,墙上悬字画,无字画则俗,一副副楹联古色古香:“读书在涵养,涉事无停滞”;“砚以静方寿,诗乃心之声”;“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,心



徽州古民居

田存一点子孙耕种”；“孝悌传家根本，读书经世文章”；等等。正是这一副副楹联，陶冶着徽州人的性情，涵养着徽州人的人格，导引着他们的人生航程。从这些对联中你也看出徽州人的文化底蕴，人生哲学。院子大一点的有鱼池、假山，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布局典雅，小巧玲珑，引人入胜，古色迷人。从徽州古宅里走出富商巨贾、高官大吏，也有孔乙己式的人物，古宅里弥漫着金银气，也有风花雪月的故事。“四水归堂”，在天井里和清冽的巷风里，使你真正体悟出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仿佛走进八大山人的画的意境中了。雨中的徽州是一幅水墨滃然的画卷。

走进烟雨徽州，仿佛时光倒流，明清的遗韵到处漫溢，如梦如幻，仿佛一不小心会在亭子里，或是园林里，遇到林黛玉、贾宝玉，或者金陵十二钗，莺声燕语，嬉笑戏闹，衣袂袅袅，步履姗姗。在这烟雨迷蒙的江南，虽然听不到甜甜的吴音依语，但依然看到“雨送黄昏花易落”的意境。看到落红满庭，也会油然而生人生苦短的悲凉来。

不过昔日豪门大宅的辉煌和繁荣已不在，那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已

不在，荒草，颓垣，残瓦，原先精美的石雕已斑驳，木雕已皴裂。你想怀古，只有到唐诗宋词里找，到明清绣像小说里去找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，威风凛凛，直逼而来，凭栏处，尽是一片惆怅和苍凉。

我徜徉在灰蒙蒙的烟雨中，雨淋湿了我的鬓发，虽然撑一把塑料雨伞，难挡横风斜雨，我的裤角裤腿湿了，一股凉意由下而生。我像一条鱼在雨中无目的地游着，我忽然想起那首“虞美人”词来：“少年听雨歌楼上”，“壮年听雨客舟中”，“而今听雨僧庐下……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”。这听雨中蕴含着多少人生的哲理，人世间的寒凉，生命的荣枯，人生的辉煌和黯淡，命运中的漂泊和奔波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欢愉无忧的心情，壮年时壮烈和慷慨，老年时已成一介孤僧，凄清孤独，枯寂，悲凉。这是人生的大彻大悟，大喜大悲。人，很难逃脱命运的围困。古今有大成就者，总会出现这三种境界，遇到“听雨僧庐下”苦寒酸涩的现实，且莫悲观，淫雨霏霏，连月不开之后，就是春和景明，春光明媚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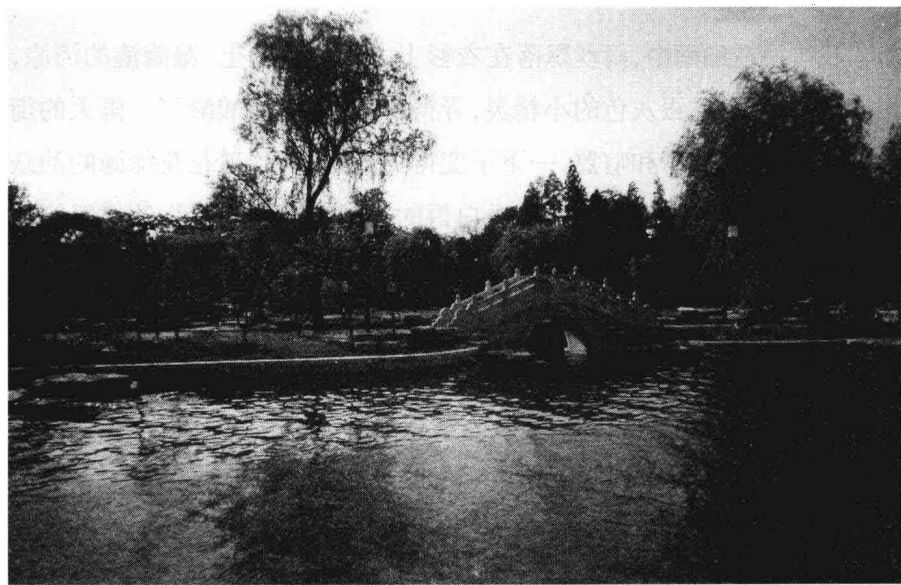
我徘徊在细雨中，雨丝飘落在衣衫上，发丝上，脸上，湿漉漉的清凉，湿漉漉的恬润，这银灰色的小精灵，弄得你心痒痒的，酸酸的。雨天的街道，一改往日的繁华和喧嚣，一下子变得很清静了，几顶花花绿绿的油纸伞、布伞、塑料伞从街上缓缓飘过，白皙的小腿，健美的双足，韵律般的协调——这是徽州雨中很动人的一页风景。

由此，我想到徽州古廊桥、古楼上的“美人靠”，这简直是徽州的一大特产。

徽州的“美人靠”几乎全是徽商留下的遗存，静静的街巷，幽幽的街河，一座廊桥横穿而过，廊桥两边有护栏，护栏的下边是一排像连椅似的木板，可倚可靠可坐。很多典雅的楼亭也设有这种“美人靠”，特别那富商大贾的宅第上，高楼上伸出一个小阁楼，很像欧式建筑的露台，小阁楼是雕刻精美的护栏，护栏下是油漆光亮的木凳。廊桥是临溪而建，阁楼是

面对山野而筑。“美人靠”并非专为徽州女人而设，坐在“美人靠”上的也非尽是美人。但是徽州女人常常依靠护栏看日出日落，云卷云舒，思念远方经商的男人；晨钟暮鼓，落日楼头，一种怅惘和伤感弥漫心头，年年岁岁，风晨雨夕，它伴随着徽州女人春数柳丝，秋点归雁，盼雨霁天晴，远方的郎君突然出现在山野小径上，身影越来越清晰，可又越来越模糊，千帆过去都不是，失望像云雾暮霭一样膨胀起来。“美人靠”给徽州女子带来一种“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”似的凄迷的意境。

徽州河上的廊桥，造型很别致，也很有韵味，廊桥都有雕花的格子窗，窗下设有“美人靠”，俯身可观流水荇藻，远瞩可见帆船隐隐。徽州女人触景生情，怎不想在风雨弥漫的荒野上跋涉的丈夫，何日能夫妻团聚？胡适不是说过么？一世夫妻三年半，也就是一对夫妻结缡四十年，只有三年半的时光在一起。风雨廊桥，实际上渗透了徽州的一种精神，“美人靠”实际上是“女人铐”，锁住她们如花的青春，寂寞了她们鲜活的生命。她们在寂寞和孤独中默默度过一生。很多女人除了抚老养小，家里地里，忙



徽州石桥

忙碌碌，一生没有享受几天人生的欢乐。

徽州多河多溪多水多桥多舟楫。徽州古桥可分为廊桥、亭桥、屋桥，多姿多彩，巍峨壮观者有之，小巧玲珑者有之，这些桥梁，精雕细琢，风姿卓然。既是桥也似装饰品、艺术品，它是徽州河的项链。建于歙县北岸的廊桥，长达30多米，宽约5米，高有6米，完全是架在河上一座长条型的屋子，两旁都开有风洞窗，精美的雕刻，鲜丽的漆画，窗下设有“美人靠”，可凭可览，一川风景如画。

许多过桥人，踏上廊桥没有不坐在“廊靠椅”上小憩，不论熟悉或是陌生人，不论年长年少，寒暄过后，话匣子打开，三皇五帝，世事变迁，人间悲欢，无拘无束，畅谈纵论。风情万种的廊桥，千姿百态的“美人靠”，是徽州人的精神的折射，是徽州人心境的外在表现。

五

小城氤氲在烟雨里，像陷入一种梦魇中。

街道两旁蜂巢般排满密集的商店，花花绿绿，五颜六色的商品，鲜亮夺目的招牌，诱人，感人。但这些店铺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遗存，油漆过的木柱、木板门，想必经过岁月的风侵雨蚀，都已脱落，露出原木的本色，我轻轻抚摸，感到岁月在我掌上流过的清润和苍凉。

雨天，客不多，店家不叫卖不吆喝，很闲静地坐在柜台后面，有的女孩子挺投入地翻阅一册时尚杂志，或看一本言情小说，以至顾客走进，头也不抬。古老的徽州很静，雨一点一滴地响彻着清凉和真实。店主的目光平和安详，他们仿佛感到人性的灵光，真、善、美、温和、宁静，迷人的魅力。他们继承着先人的遗风，儒商的温雅，儒商的宽容。

在一家工艺品商店，我停下脚步。徽州有驰名遐迩的三雕：石雕、砖雕、木雕（包括根雕）。店主是一个中年人，既是卖家，又是木雕制造商。雨中客少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在一块木板上雕刻什么，只见他嘴角绷紧，脸上的线条有节律地张弛着，他见我进来，抬头看看，脸上的笑容犹如一

朵素静的莲。又埋下头，一凿一凿雕镂他的作品，屋里散溢着新鲜木屑的清香。他仿佛不是生意人，而是一位艺术大师。

由此，我想起明清时代的徽商。徽商往往金银气与书卷气共存，他们不附庸风雅，不作秀，而是骨子里热爱文化，热爱艺术。商之余，他们酷爱诗书琴画，喜和文人交朋友。至今存在于岳阳楼的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就是一位徽商书写而雕刻的。至于扬州的徽州盐商与扬州八怪关系的佳话，闻达天下，他们是收藏家，他们也是艺术家。

他们有阳光灿烂的通达，也有风雨如晦的酸辛。皇恩浩荡，豪宅乌纱，儒扇暖炉，佳丽如云，财源滔滔，或高雅尊贵，或庸俗势利，或攀龙附凤，或财大气粗，一掷千金。但他们秉性不俗，不土，不浊，许多文人书画艺术家依然感恩徽州商人。汤显祖、董其昌、郑板桥等人的亭亭翠竹，幽幽兰草里依然散发着徽州的温馨。

江南的雨真撩人，那不是下，不是落，而是在飘，沾衣欲湿，若有似无。在清润、温谧、平和、安详的氛围里，仿佛听不到滴答行走的声音，你的灵魂深处会感到历史渐行渐近的絮语，岁月无声飘来的天籁。

我来徽州，想寻一缕历史的苍凉和温馨，吮吸遥远时代的气息，冲淡一下现实生活的芜杂和喧嚣，稀释现代文明带来的迷惘和困惑。

我伴着烟雨漫步在徽州大街小巷，感谢这迷蒙的烟雨，它的光线明暗交错，恰到好处地将逝去的一个个晨昏，一个个春秋，一段又一段生活的酸甜苦辣涩麻咸种种滋味，都幻影般地显现出来。这些古城古镇古街古巷古宅古树古径……因为它输入了历史，输入了消逝的时光，所以走进它，审视它，抚摸它，便会传导给你一种文化，像醇酒，带着醉人的醇香，这是一种历史的酿造。

走进这古街古巷，就如同走进历史，走进岁月记忆的深处，屋瓦宅舍如同历史的航标灯，无论风平浪静，或是急流翻滚，这航标灯浮浮沉沉，任岁月之流冲刷。房屋的飞檐黛瓦无言沉浸在烟雨中，一棵古樟从墙头探出半个树冠，在雨中静静地矗立着。这些寻常人家，祖祖辈辈耕读诗书，

说不清哪朝哪代从这里走出过进士状元,走出过侍郎御史,还有什么大学士。而现在细雨里仍传来稚子朗朗的读书声,历史就附在这雕花窗棂上,潜伏在屋檐黛瓦草丛中。岁月如梦,烟雨如幻。人类尽管无穷无尽地繁衍,一代又一代,但总也挣扎不出死亡的渊薮。有生命的往往是暂时的,无生命的则是永恒的。人类的伟大就在于它创造“永恒”。因此,这些“永恒”中也就注入了生命的密码,珍藏了人类历史一路推衍而来的根茎脉络。

这些古街古巷古宅沉静、温婉,无声地讲述着历史,讲述着一个个残缺的故事,给人带来一个沉默的精神空间。人类能赖以生存,发展下去,就是靠这种相对存在的精神。

风雨徽商路

一

余秋雨先生的《抱愧山西》，把晋商的苦难和辉煌，艰苦卓绝和富甲天下神话般的奇迹，写得淋漓尽致，我再来写徽商，岂不有效顰之嫌，拾慧之厌？但是你走进徽州，走进江南这片群山丛簇攢拥的土地，你左躲右避，怎么也回避不了徽商这个字眼，它是徽州的名片，是徽州人的品牌。曾经叱咤风云，在明清两朝的商海里尽领风骚的徽商们，为中国经济发展史建树了赫赫煌煌的功勋。

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。徽州是人生梦牵魂绕的痴绝之地。

台湾那位狂傲不羁被世人称为“疯子”的李敖倒也说过一句不是疯话的名言：“徽帮，无徽不成镇。”这些说法，表示了两个事实：第一是灵活的商业能力；第二是团结的乡党观念。前者可说是进取的，后者可说是保守的。这两种交错的结果，就成了所谓的“徽骆驼”。

李敖一言中的。徽州是一片很神奇的土地。徽州是一片很神秘的土地。

这里山浪逶迤，蜿蜒跌宕，几乎没有平原，山岭虽不高峻，但森林蓊